



## 相信未来 ——对“写给未来艺术史一封信”的思考

Believe in the Future

刘淳 Liu Chun

四川美术学院学报《当代美术家》杂志约我写一篇“写给未来艺术史的一封信”的文章，按我的理解，“如何看待和认识未来的艺术史”虽然话题有点大，也有点空，但还是可以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以为，未来的艺术史肯定比现有的艺术史会更好！理由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包括明天所做出的大量探索与实践，为未来做出了大量的铺垫和积累。也许我们还不知道未来有多久，但未来的艺术史一定是在一个夯实的地基上架起新的篇章，一定会有一个系列的跨越。甚至，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史写作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核心是未来的艺术史应该如何书写。

我清楚记得，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就有一个构想——为学生们编写一部教科书，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介绍欧洲和美国的艺术，而且包括全球各地的艺术。到了1926年，布雷斯与其合伙人帮助加德纳实现了他的这一构想，即出版了《世界艺术史》。在过去的90多年来，随着新内容的不断扩充，从对A型发动机汽车的介绍，到后来的电脑革命，直到走过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加德纳的这部《世界艺术史》成为读

者最多、流传最广的英文艺术史书籍。我想说的是，200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加德纳世界艺术史》，已经写到21世纪，也就是说，作者的视角已触及当下。

如何理解、认识并书写未来艺术史，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认真而扎实的工作，未来才会更好。另外，涉及当代艺术史的写作问题很多，甚至很多人都对书写当代艺术史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永久的艺术，什么是短暂的流行或时尚艺术，这一点也成为艺术史写作难以把握的标准。那么“未来”自然就是一个更加的问题。但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上看，历史不是过去的，而是现在的和正在发生的。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研究艺术史并发现许多记载常常是重复

同样的材料而缺少思想和立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猛然发现，面对当代艺术史和书写当代艺术史，是一件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如果对其无法把握，那么与未来的链接就会在此断裂。

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面对的是当代中国——它是一种面对这个当代史自觉的文化策略。尤其未来的艺术史家，需要的不仅是精神和勇气，还有来自深思之后的执著。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不会将艺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不会将艺术与历史相提并论。从传统的角度上说，当代人书写当代史，不仅有相当的难度，而且还要冒之风险；追其究竟，时间距离过近，是一种“近距离”甚至“零距离”的限制。

未来的史学家解释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应该比我们看的更清晰，很多问题更有说服力。关于未来艺术史的书写，法国年鉴学派曾告诉我们：“最好别去接触20年之内的历史。”科林伍德也一再提醒人们：“当代历史是作者感到困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还因为他们知道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化。”我想，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这些已经不再是一种困惑，如何判断与选择，才是书写当代艺术史以及未来艺术史的重要因素。

因为，历史不是过去的，历史是现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艺术史，正是今天的延伸。

一部艺术史，是不断重新选择和不断重新梳理的历史，如果我们以一种开放的态度看待历史，无论当代艺术史还是未来艺术史，都是人类梳理、研究和创造的结果，其实，艺术史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当代史，是当代人思想的体现。未来依然如此。

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吗？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的禁而为当朝者忌讳。如今，尽管这些封建王朝的“潜规则”已经消失，但一些残余依然存在。当代人写当代史，是人们在生活中需要沟通与所处时代生活环境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对身边或远处事物的了解来重新认识自己，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提出新的解释。换句话说，历史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今天，艺术史的书写不断瞄准当代，是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研究与选择。那么，未来艺术史的书写，同样离不开这条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过去并直面当代，就是更好的书写未来。

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没必要对未来恐慌，也不要失去信心。未来，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为我们、也为后人的艺术史写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历史的价值在于不断去研究和完善。我相信，今天的艺术史写作，当然是后人的



收集和整理，评价和选择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笔财富。

未来的艺术史书写，最能激发未来历史学家历史感的实践，建立这样的心态，在心中自然就有了历史感。历史的本质是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史学家的任务是做出判断而不是记录。所以我认为，当代艺术史，就是要呈现一种断裂中的历史延伸。

当代能否进入历史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它的狠心不是对写作方法论的讨论，而是思想、立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在书写当代艺术史的进程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当代艺术的任何解释，都是对历史研究和方法论提出的挑战。也就是说，史学家不仅需要收集广泛的素材，还需要分析、研究并确立标准。

在我看来，面对当代艺术史，我们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并具备怎样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同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读者能够在有限的阅读中了解和认识已经发生了一切。因此，面对或思考未来的艺术史写作，我们必须敢于面对今天的艺术史，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在断裂和断代中，去链接历史。

#1 白屁股 布面油画 谢南星  
#2 兔子的飞毯 布面油画 何多

当代美术家